

风牵影

青辰／著

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而新的开始也终将会结束，真爱是什么，谁也无法定义，也许原本只是人们灵魂深处的一份渴望。



蓝天出版社
www.ltcbs.com

风 牵 影

青 辰 著



蓝天出版社
www.ltcbs.com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风牵影 / 青辰著. —北京: 蓝天出版社, 2013.1

ISBN 978 - 7 - 5094 - 0867 - 4

I. ①风…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7161 号

责任编辑: 赵 宏

封面设计: 耕者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蓝天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复兴路 14 号

邮编: 100843

电话: (010) 66983419 (编辑), 66984497 (发行)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秋栀，到时你一定要带男朋友来啊！”

“对，到时来一个圣诞组合！”

“你们真过分，秋栀哪里像圣诞树了，人家是可爱的彩虹妹妹好不好，没听人家歌里唱的吗，彩虹妹长得好那么嗯唉哟，樱桃小口嗯唉哟，一点点那么嗯唉哟！”

受到队友奚落的秋栀落荒而逃，还没来得及想好要去哪里的她，被路口的红灯止住了脚步。

天边的夕阳和秋栀一样发起呆来，一不小心把整座如森林般的城市染红。

“秋栀！”有人在秋栀的身后喊了一嗓子。

秋栀回头，原来是队友姜宜萍。秋栀应着姜宜萍，在高楼间寻找落日的踪影，远处的晚霞有种特别的美，正好迎合她莫名的忧伤。

姜宜萍挽住秋栀，“早知道有机会去高档场所白吃白喝，我就用不着这么急着跟张浩分手了，时柏洁这么费心思，不就是想在大家面前展示一下她那才貌双全且多金的男朋友吗？少一个参加她的爱情派对，她得多失望啊，你说如果临时找一个靠不靠谱？”

秋栀问，“临时找？去哪儿找？那可是件满足虚荣心的最重要装饰品，哪能这么容易被你找着。”

姜宜萍瞥了一眼秋栀，“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非得要带男朋友呢？你说，像你这种爱情绝缘体情何以堪，她不需要绿叶，难道也不需要鲜花吗？连我也屏蔽掉。”

“谁让你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萌死人不偿命。时柏洁大美女可能嗅到了危险，所以，必须屏蔽掉。”秋栀叹气，在所有人的眼中，她可能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能经受住任何讽刺挖苦加打击。

姜宜萍拍手，“正解！还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啊。”

秋梔在姜宜萍自我陶醉的当口，上了天桥。

姜宜萍忙喊：“你去哪儿？李雅让我们去商场等她！”

秋梔理也不理，只顾着往前走。

姜宜萍只得紧两步跟了过来，“姐姐，我说错话了还不行吗？

怎么说我也是时柏洁唯一的室友对不对？她组织聚会，没有理由不把我排进去嘛。”

“唯一的室友是吧？”秋梔转向姜宜萍，“好，采访一下，请问唯一的室友，你室友举办这次聚会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非得要以爱情为主题？爱情有那么重要吗？你敢说维系你日常生活点滴的都是爱情吗？你敢说你的爱情可以比友情保持得更长吗？有男朋友有什么了不起？他有父母重要吗，有兄弟姐妹重要吗？你那么向往爱情，四个月不到，你和张浩就像扔餐巾纸一样把他丢掉，你告诉我，爱情珍贵在哪里？”

姜宜萍急了，“你跟我有仇，还是跟爱情有仇？我哪知道时柏洁的什么意图，追她的人那么多，到现在我都没搞清楚到底哪一个才是她男朋友。”

秋梔把挎包往身后一甩，“爱谁谁，我只为我的理想而活。”

姜宜萍讨好地挽住秋梔，“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秋梔微微一笑，“钱，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

当黄昏带走最后一抹余晖，街道两旁渐渐变得热闹起来，商贩们陆续登场，从便宜的蔬菜、水果到各种不知是什么质地的首饰、装饰品，再到盗版的书、电脑软件，廉价打火机、粘鼠板、亮闪闪的荧光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秋梔站在夜市的人流中，心里涌出一种莫名的感动，她想，自己前世一定是一个卖菜的小贩，或者是哪个货行的小杂役，每天忙忙碌碌，快乐而不知愁滋味，不然，她不会每回来这里都如此欢喜。秋梔很想对旁边的姜宜萍说点什么，可她知道，那些神经质般的话未必能得到姜宜萍的认同。是啊，身为一名空乘，怎么可能会对这些廉价的地摊货感兴

趣呢？

姜宜萍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难看，秋梣毫不理会，从一个摊位窜到另一个摊位，一双眼睛睁得雪亮雪亮，仿佛眼前堆满价值连城的珍宝。

姜宜萍终于忍不住，“秋梣，你说这一晚就卖这么些小玩意儿，就算全部卖光也挣不了多少钱吧，可你看他们个个乐的，生活都到这份上了，有什么可高兴的？”

秋梣掏出一个大塑料袋，大摇大摆地在前面走着，“你看过古龙的小说吗？”

“那些打打杀杀的闲书本小姐从来没心情。”姜宜萍紧跟两步，夺过秋梣手中的塑料袋迅速塞进了自己包里。

秋梣耐心启发姜宜萍，“古龙特别喜欢在小说里描写菜市。古龙说，在菜市，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杀人，会想到死，因为菜市是最充满活力的地方。而夜市也一样，你看，多热闹。”

姜宜萍已有些不耐烦，“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位不识民间疾苦，生在金銮，长在深宫，吃饱了没事干，出来溜达的公主。”

“你见过这么亲民的公主吗？”秋梣一个急转身，“还给我！”

姜宜萍被突然贴到眼前的秋梣吓了一跳，“什么？”

秋梣提醒，“塑料袋。”

姜宜萍躲过，“不给，跟个卖菜的似的，难看死了。”

秋梣追上去，“你没听古人说吗，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真正懂得人生真谛的智者，一定是与最普通的走卒贩夫一起，享受着平凡生活。”

姜宜萍讽刺道，“什么平凡的生活啊，知道我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贫贱夫妻百事哀！她最不想的就是过平凡生活。”

秋梣大笑，“怎么跟我妈一个样啊，我妈说，这句话是生活向她写下的挑战书。我最喜欢的就是她老人家那股子拼劲，再辛苦也不放弃。”

秋梣狠狠地做了一个加强手势，在她看来，她的养母王美凤凡事不

服输的性格其实就是一种为生活打拼的勇气，这是一个人生命最大的动力所在，人只要对生活充满着希望，哪怕是在生活的最底层，也能让生命迸发无限光芒。

“小栀来了？”不远处有人跟秋栀打招呼。

“是啊，今天生意怎么样？”秋栀大大咧咧地走到街边一个毫不起眼的摊位前。

“还好。”摊主明明起了身，可仍只有秋栀半腰高，待再看他下肢，那里只有空空的两条裤管。在残疾摊主的旁边是一辆人力两轮推车，所有的货物都堆放在这辆推车上，除了十几盆盆栽，还有些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

“五色线各来十卷，再来三盒针，十尺松紧带，还要十把指甲剪，十支掏耳勺，还有……”在眼前廉价的商品中，秋栀还想找出点什么。

姜宜萍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秋栀？你要干什么？抗洪救灾吗？”

秋栀不理睬姜宜萍，带着一脸神秘凑近摊主，“我把它放到网店上当小礼物赠送，回头客多了一倍，因为小礼物质量都这么好，商品更是让人放心，你说对不对？”

姜宜萍望望摊主，再看看秋栀，问，“你家亲戚啊？”

摊主呵呵笑道，“我还巴不得有这么个亲戚呢。”

秋栀朝姜宜萍挤了挤眼，“听见没？俺多招人喜欢呀。”

“行啦！商场都没时间逛了。”姜宜萍拉着秋栀朝另一片繁华霓虹处奔去。

商场的大门口，顾客如织。



不管是繁华大商场，还是偏僻的小店铺，对秋梣来说，都是一座座待开发的宝藏，那些在别人眼中一文不值的东西，经过她剪剪缝缝，几下折腾，就会变成一件精致可爱的手工制品。

秋梣悄悄经营着一家网店，她像蚂蚁储备粮食一样，将所有收入都存入银行，从不轻易动用。秋梣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张小小的银行卡会让她那么有安全感，每次看到那排并不长的数字小有变化，她就会感觉自己一点点变得强大。

秋梣运气还不错，打折区货架上还剩最后一条她早就相中的蓝印花雪纺裙。

一位浓妆艳抹的时尚女孩瞟了一眼秋梣脚边的大塑料袋，站在了雪纺裙边上，“对不起，这条裙子是我先看上的。”

“这样啊。”正翻看价码的秋梣老老实实将裙子挂了回去。

时尚女孩有些得意，刚要伸手，有人用更快的速度把裙子取了下来。

时尚女孩再次申明，“这条裙子是我试过的。”

“是吗？”李雅温柔地望着时尚女孩，“有规定说商场的衣服谁试了就是谁的吗？好像还得交钱吧。”李雅转身把裙子放到秋梣手里，“姐姐，你可以去开票了。”

“真是……”时尚女孩不甘心，扫了一眼李雅肩上那只价钱不菲的挎包，话说了一半就悻悻走开。

姜宜萍一脸兴奋地窜到李雅跟前，“李排长！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们怎么没看到你？”

李雅道，“进了商场，你那双眼睛还能装下别的？”

秋梣从货架上挑出一件上衣举到了李雅跟前，“快！帮看看，这件怎么样？”

“唉，姐姐，咱们的审美观能不能往上抬一个点，不多，达到法定成人年龄就成。”李雅正摇着头，袋中的手机响了，她掏出手机看了一下号码，很快撇下秋梣，走到了个僻静的角落。

姜宜萍拿起一件欧款小外套在胸前边比画边问秋栀，“秋栀，咱们那几架‘老苏’要退休的事你听说过了吧？”

秋栀不在意地耸了耸肩，要淘汰 T154 的传闻早让她耳朵长茧子，可年把时间过去，那几架老爷机仍旧卧在原处，雷打不动地照常上天落地。她只是一名服役的空乘，没必要为那些既无法改变又无法决定的事情担忧，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她要做的只能是等待命令。

“你们两个逛吧，我先走了。”李雅打了个招呼，转身便消失在商场门口。

“李排长带着车自己走了？”姜宜萍问秋栀，“归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她怎么这样？”

“可能有什么急事。”秋栀安慰姜宜萍，“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打车。”

“这儿离咱们机场宿舍可不近，你确定要坐出租车吗？”姜宜萍以为自己听错，平时小气加财迷的秋栀会心甘情愿地向出租车师傅奉上几十元大钞？怎么可能？

秋栀盯着姜宜萍，“坐出租车？我疯了吗？车费都可以让我打两星期的长途电话了，我干吗要乱花掉？”

“那打什么车？”姜宜萍一点儿也不担心秋栀会让她掏腰包，秋栀小气归小气，但也有自己的原则，谁让她比秋栀小八个月又两天呢，当姐姐的应该照顾当妹妹的，这跟谁的钱多钱少没什么关系。

秋栀轻轻松松吐出一个词，“便车。”

姜宜萍问，“便车？哪有？”

秋栀抬手指向前方，“只要是往这个方向开，只要车顶上没 TAXI 符号，就是便车！”

这是一间军营机关楼里最普通的值班室，简易而结实的办公桌，19寸监控显示器，毫无特色的电话机和字调呆板的硬皮值勤本。此时，值班员的大檐帽端端正正扣在办公桌上，崭新的帽徽闪闪发亮，一切显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可是，值班员却睡着了。一米宽，两米长的单人

床容纳他刚刚好，惬意的睡姿，平衡的呼吸，正是睡意香浓时。

值班室旁边有一哨口，持枪的哨兵不时侧过脸望一眼值班室窗口的电话机，只等那铃声响起时，能以最快的速度冲刺过去。

远远地有个身影迈着大步正朝值班室靠近，一步，两步，紧绷的五官越来越清晰。“政委好！”哨兵早早地就把手抬了起来，声音铿锵而有力。仇志超回礼，问，“今天是狄参谋值班吧？”哨兵再次立正，“报告首长，今天是狄参谋值班！”仇志超苦笑，看来这小子又在打着值班的幌子混睡，不然岗哨的声音不会这么超常发挥。

仇志超走到值班室窗口，刚要扯开嗓子，拉窗“呼”的一声开了。“政委，查岗呢。”“嗯。”“您放心，一切正常。”狄三精神抖擞的样子让仇志超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嗯，那个谁……”仇志超的反应有点慢半拍，“让人代一下班，陪我去趟塔台。”“是！”狄三转身拿过桌上的帽子。

初春的夜晚气温还有些低，狄三忍不住把手插进了裤兜，见仇志超扫过来的眼神，又把手从兜里掏了出来，一脸严肃地将视线与地平线保持在了90度。

仇志超让狄三陪他去塔台检查工作只是一个临时借口，他的本意是想找狄三谈谈心。团里的那些青年小伙，仇志超两三句话过去，每个人的小心思他都能拿捏得八九不离十，可偏偏到了狄三这里就行不通了。这对于从连队指导员一步一步走到团政委的位置，且学过心理学的仇志超来说，实在是一件让自信心受挫的事情。

“小狄，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仇志超不紧不慢问道。狄三把视线从90度谦卑地调回到60度，“报告政委，光杆司令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没什么困难。”“嗨！你这司令当得够潇洒的。”“政委取笑了，我就这么随便一比喻。”仇志超回头扫了一眼狄三，“整几句实话吧，我问你，为什么机关总有人反映你工作不够积极，基层几个主管却个个对你竖大拇指，你来团里时间也不长啊，那几个愣小子服你什么？”狄三呵呵笑起来，“政委，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上军校时，文化

课成绩一直是件让我既头痛又尴尬的事情，可毕业的时候学校却想让我留下来任教，您知道为什么吗？原因就是我的军事成绩好得史无前例，厉害吧？可我对老师这份职业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趣，后来，我们军事教员就劝我，他说，还是下部队吧，不要小看你的这些简单肢体语言，它们不仅会让你更容易赢得在战士中的地位，还会让你以最快的速度在那些文化课出众的同学中间脱颖而出，这就是部队，不信走着瞧。我信了军事教员的话，最后收到的效果就是您看来的和听到的这些了。呵呵！”仇志超跟着干笑了两声，“你小子没这么简单，听四连指导员说，你的条例法规比宣保股长掌握得还牢固，说倒背如流都不为过，是真的吗？”“嗨！那次是去检查弹药库时带了本条例，临时做了功课后果现学现卖的结果。”“二连连长说你对他们连战士的情况比他摸得还熟，还让他更换了两名骨干，这又是怎么回事？”“闲得无聊的时候喜欢找人胡侃，那几个站岗的战士也不把我当外人，听了他们的牢骚就给他们连头打了小报告，陈旭这小子太不讲究了，居然在您面前把我卖了。”仇志超苦笑，“有人告诉我，你能将谦虚和自大无缝结合，开始我还不信，原来是真的。”

俩人边走边聊，不一会儿就到了军民两用机场入口处。昔日冷清的航管楼前好不热闹，一圈人围在那里不知在看什么，一辆奥迪斜停在路中间，将一辆奥拓挡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

“怎么回事？去看看。”仇志超吩咐狄三。

狄三挤进人群，一眼便看见柳瑞，顿时乐了，印象中，柳瑞并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主儿。“怎么回事儿？”狄三问旁边一围观的中尉。中尉见是狄三，很快愤愤然向狄三讲解起来，“石技师刚从停车场出来，那家伙非说石技师的车挡了他的道儿，挥着警棍就抡上了，看把石技师打的，也不知这小子什么来头，这么霸道。”狄三顺着中尉指的方向望去，身着地勤机务制服的石技师被人搀扶着，一缕鲜血正从他的额头渗出。狄三问中尉，“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让人家在自己地盘上撒野。”“哪能呢？”中尉急忙道，“我们还没来得及出手，那位领导也不知哪个单位的，上去一脚就把那小子的警棍给踢飞了。”旁边一名穿西装的男

子拾起地上的警棍，悄悄走到了柳瑞身后。

“有什么打算吗？”狄三一脚横跨了过去。西装男被突然拦在自己面前的狄三吓了一跳，“有你什么事？我警告你，最好是让开！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噢？怎么个兜法？”狄三说着，友好地握住了西装男指向他的手，笑意间突然侧身一带，只听西装男一声惨叫，表情在瞬间扭曲。

停在旁边的那辆奥迪车一侧车门被悄悄打开，秋栀和姜宜萍一前一后地从车里溜了出来。秋栀走出几步后，停住，“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吧？”姜宜萍紧张回道，“你想干什么？是该救来着，可是晚了，人已经被救走了，快走吧。”“我不是说先前那个，是这俩，怎么着也欠着人家人情呢。”“不就坐了一回便车吗，顺带的事儿，你又跟人家不熟，先动手的可是他们。”“有没有理是他们的事，还不还人情是我的事儿。”秋栀一咬牙，返了回去。姜宜萍站在原地急得直跳。

“他，他可是有来头的，你，你们不要乱来！”秋栀硬着头皮好不容易把话说完，一颗心差点儿蹦出心腔。

狄三打量着低头站在自己跟前的女孩，又好气又好笑，“有来头的都是弱智吗？道歉都不会？他没有痛神经，所以不知道别人会痛？”西装男很配合狄三，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会！”秋栀大喊，“我会道歉！我替他道歉，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秋栀接二连三地也不知道说了多少句对不起，直到被狄三喝住，“行了！我说姑娘，你连黑白是非都不分，这道歉有意义吗？”狄三松开西装男，吐出一个字，“滚。”西装男扶着被扭痛的胳膊，狠着劲儿道，“当兵的，好，非常好，等着！我会很快查出来你是谁，小子，告诉你，我要让你们部队领导亲自向我道歉，到时我看你们怎么狂。”西装男招呼同伴，两个人很快钻进了奥迪车厢内。

狄三没理会西装男，伸手平摊在了秋栀跟前。“什么？”秋栀盯着狄三愣住，她突然觉得眼前的面孔好熟悉！狄三的语调像交警索要司机的驾驶执照，“借你手机用用。”秋栀机械地把手机递了过去。“手机款式不错，很漂亮。”狄三很快把手机又还给了秋栀，好像借手机的目的

只是为了欣赏一下。

姜宜萍过来拉秋梹，“秋梹，走啦。”秋梹没有动，记忆的灵光在她脑子里一闪，她一定认识他的，一定。姜宜萍弹了弹秋梹的额头，“你吓傻了？”

狄三从兜里掏出了自己的手机，朝西装男扬了扬，“你倒是提醒了我，嗯，照片拍得不错，小姑娘很专业，你觉得我会拿这个干什么？发篇帖子到互联网上去怎么样？”“卑鄙！无耻！”西装男咬牙切齿。“唔。”狄三点头，“你对自己的评价很中肯。”“哈……”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一阵笑声。“开车！”随着西装男一声暴喝，奥迪车迅速离开了机场。

狄三转过身来，笑眯眯地望着柳瑞，“怎么？柳瑞同志，心情不爽啊？你小子也有失控揍人的时候？难得啊！”柳瑞用下巴朝前点了点，“那是你们单位领导吧？”狄三暗叫一声“糟糕”，只顾着帮柳瑞“清场”，把主要人物忘记了。

围观的人早已走得差不多，狄三还是夸张地吆喝了一嗓子。“大家散了吧！”

几名值飞行班的参谋和地勤机务七嘴八舌地向仇志超汇报事情的始末，每个人义愤填膺，唾沫横飞。

“太不像话了！”仇志超黑着一张脸，终于爆发。几个人见状立即收声，等待着仇志超的狂风暴雨。“当遇到与人民群众发生误解和矛盾的时候，革命军人应该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这样的话，仇志超随手拈来。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事情如果闹大，又是一起麻烦的军民纠纷，事情一旦上纲上线，谁都不好收场。只听仇志超吼道，“你们几个都是吃屎的吗？人家外单位都知道该出手时就出手，你们倒好，居然在一旁看戏，看得下去吗？”

大家都听蒙了，不知道仇志超到底是个什么中心意思。见几个属下仍像木头人一样，仇志超更来火了，“这种社会残渣，人群败类，仗自己老子有点权，自己屁本事没有，到处撒野，你们就该让他吃点苦头，多好的机会啊，你们竟起码的正义感都没有，可悲，可气！”所有的人

都大跌眼镜，他们没想到一向坚持原则的政委对这起军民斗殴会有这样的看法，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等大家反应过来，马上就有人道，“要不就按狄三说的，在网上给他曝曝光？”“是啊！”很快有人附和，“那小子打人可狠了，一上来就给人一警棍，把人都打开瓢了，等照片发到网上去，有的看了……”“放屁！”又是一声炸雷。所有人顿时全部收声，重新立正站好。

仇志超把手伸到狄三跟前，“拿来。”“什么？”狄三有些莫名其妙。“你不是把那丫头的照片传到你手机上了吗？”“哪有什么照片，我唬那小子的。”狄三大笑起来，见仇志超面无表情，只得无趣地把笑声收了回去。

仇志超望着狄三，慢慢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装！我现在才发现，你小子原来这么能装。”

“You tell me that you're sorry. Didn't think I'd turn around, and say...It's too late to apologize, it's too late... (你说很抱歉,没想到我会回来,还说……但是现在道歉已经太晚了,太晚了……)”机舱的座位里,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喃喃低诉。

秋梣整理好行李箱,很想提醒那位陶醉在音乐中的乘客关掉手中的机器,可努力了半天,愣是没发出声来,她在想,为什么连 Sorry 也要说得这么忧伤呢?

“喂,叫你呢,没听见啊?”一个粗暴的声音突然响起。秋梣被吓一跳,回过神来后,很快展出亲切的笑容,“您好!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粗暴声回应,“矿泉水!”“好的。”秋梣将水杯刚递过去,粗暴声的分贝又高出一个频率,“你们怎么回事?!”秋梣温和地笑着,“先生,请问您还有什么需要?”粗暴声挪动着屁股,“你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这儿都破了,还有这,这都什么玩意儿?”秋梣暗自叹了口气,她当然知道 T154 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波音。

想起第一次登上 T154 的情景,秋梣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时的她入伍还不到四个月,乘务队队长林一珊领着她和几个被选调到空乘队的新兵参观 T154 的机舱,从未坐过飞机的她摸摸这儿,看看那儿,说不出的好奇和兴奋,她终于知道,原来飞机上的座位并不浮在空中。只是,她没有想到飞机也会和人一样,甚至青春的时光更短暂,这个与她一起服役,一起经历过风雨见过彩虹的战友,年龄还没有她大,就已到了迟暮之年,到处见疮痍。

“要不,给您换个座位?这飞机确实旧了点,不过破的都是机舱设备,飞机的发动机还是很好的。”秋梣耐心地为客人解释。“粗暴声”大吼,“废话!发动机不好,还有哪个敢坐?”“呃,先生,您还要矿泉

水吗？”解释不清，秋梣只好打迂回仗。“不要了！”“好的。”秋梣长吁一口气，推着餐车刚要回舱，一位体面的先生叫住了她。“小姐，麻烦来一杯矿泉水。”“好的。”“谢谢。”“不用客气。”秋梣把矿泉水递给客人的时候，对方把一张小纸条轻轻地放在了秋梣的托盘上。秋梣拾起纸条，上面写着：“小姐您好，你独特的气质深深打动了，我叫赵辉，能有荣幸知道你的联络方式吗？”对于这种称之为“飞笺问情”的事情，秋梣早习以为常。不管怎么说，有人欣赏自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秋梣朝递纸条的客人欠了欠身：“先生，谢谢您的鼓励和支持，我们联航的联络方式候机大厅都有公示，如果有需要，您可以随时拨打，非常欢迎您再次乘坐我们的航班。”客人不是位难缠的人，面对秋梣礼貌而温和的职业微笑，只得放弃进一步结识的念头。

秋梣心情愉悦地服务完几位有需要的客人，缓缓把餐车推进了操作间。操作间的姜宜萍眼疾手快，把小纸条从托盘上夺了过去。“小样儿！这是这星期第几张了？”秋梣忍不住得意，对着姜宜萍扮了个鬼脸，举起了两根手指。“可以呀，都快赶上时柏洁了，说不定，一不小心就会遇到你的李寻欢。”李雅边笑，边往秋梣的餐车上放饮品。

秋梣喜欢读古龙的小说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古龙塑造了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科举中探花、以飞刀神技闻名江湖的李寻欢，这个贪酒如命，疾恶如仇，爱友如己，挥金如土，出刀如飞，视死如归的浪子，看似情场上风流不羁无情无义，其实是一难得的痴情人。秋梣当然知道，这世间不可能有这样的侠士英雄，可她仍旧忍不住向往，某天，一个智慧本领超群，情感和胸怀如大海般的男人骑着五彩云来到她的身边。于是，浪子李寻欢从此便成了姜宜萍和李雅打趣秋梣的话题。

秋梣趁姜宜萍没注意，一下夺走了纸条，顺手把餐车让到了姜宜萍手中，“8C要喝咖啡，你去吧，说不定就碰到你的桑托罗了。”

姜宜萍要比秋梣简单得多，对她来说，帅气、多金才是男朋友的首要条件，如果硬要在两个条件中做出选择，她愿意选择前者。

李雅往餐车上摆放需添补的物品，“桑托罗除了帅，还有什么？真是幼稚！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女孩们，看来生活太善待你们了。”姜宜萍

撇嘴，“说我们幼稚，你经历过很多生活的磨难吗？”李雅将车交给秋栀，“最起码，我失恋过。”秋栀接过推车，“所以你才更需要幻想啊，这样爱情就会再次光顾你了。”

三人正相互取笑着，时柏洁进来了，她朝大家笑了笑，顺手将一张还没有展开的小纸条扔进了操作台下面的垃圾筒。很显然，她听到了三个人的对话，可她只顾操作自己手中的活，什么也没说。

在乘务队，时柏洁总能与大家保持在若即若离的最佳状态，她对每个人都友好，却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她，在所有人眼里，她像谜一般，美丽且高贵。秋栀知道，收客人纸条这类的事，只要时柏洁愿意，一星期何止两张，但绝不会像她这样张着手指好笑地向人炫耀。时柏洁连看都不屑看，就扔进了垃圾筒，姿势连贯而优雅。

秋栀把手伸进衣兜，指尖触到了刚才放进去的纸条，快乐和得意很快就被一种叫作自卑的东西所取代。都说高处不胜寒，可秋栀还是很羡慕琼楼玉宇，尽管很孤单，但目空一切的感觉也许并不坏，就像时柏洁这样，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小栀，10A 要毛毯，你帮忙拿一下吧。”时柏洁望着秋栀，笑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哦，好！”秋栀迅速拿出了一条毛毯，如同时柏洁轻轻按了一个开关按钮。“还有，顺便提醒一下他旁边的那位客人，让他把 MP4 关了，刚才我忘了，谢谢。”秋栀正要转

